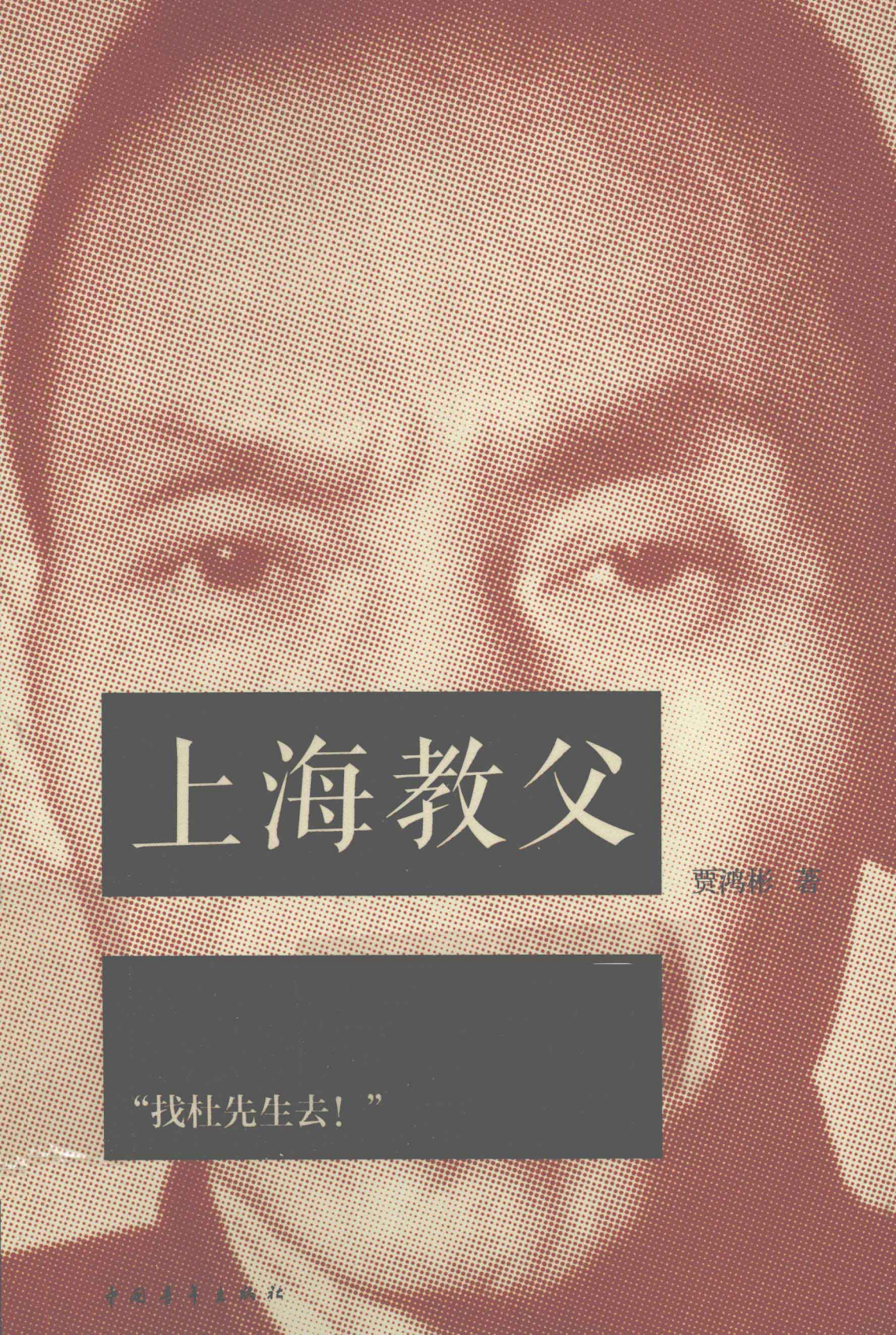




上海教父

贾鸿彬 著

“找杜先生去！”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上海教父

贾鸿彬 著

“找杜先生去！”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教父/贾鸿彬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53-1160-9

I. ①上…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735 号

责任编辑: 王钦仁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07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5 × 975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章 找杜先生去	_001
冒牌遭遇假冒	_001
暗算	_007
以假制假	_012
考察赌业	_019
活广告毙命芙蓉帐	_021
第二章 艰难起家	_024
父母双亡的流浪儿	_024
鸿元盛第一刀	_033
捉蟋蟀	_035
寻找捷径	_042
蛤蟆粪救命	_047
第三章 崭露头角	_052
黄金荣的发迹	_052
暗刀明火	_055
只身擒“窃贼”	_060
江湖树招牌	_063
挖太岁墙脚	_068
第四章 招兵买马	_076
摆平严老九	_076
建立“小八股党”	_082
三鑫公司揭秘	_086

美人计 _090

张啸林加盟 _095

第五章 河东河西 _102

当代春申君 _102

阴沟翻大船 _109

只身入虎穴 _115

逼走老妻 _122

少妻红杏出墙 _126

第六章 法力渗透四方 _134

杜公馆人事 _134

绑架宋美龄 _137

国务总理求援 _138

强行让法国人收礼 _143

红舞女投怀 _144

梅开三度 _152

第七章 跟着感觉走 _159

181 号赌窟 _159

掏老官僚的钱 _160

美女款待将军 _166

点拨戴笠 _168

谋划对付共产党 _180

第八章 血光之中 _184

力战洋妓 _184

工人打垮军阀 _188

回赠面子 _193

谋杀 _200

踏血寻财 _213

第九章 无所不在 _218

金融家 _218

工商界领袖 _224

与人“消灾” _226

替银行家解难 _228

梅开四度 _234

第十章 上海第一人 _239

结交各方名流 _239

家祠典礼 _246

名角大荟萃 _255

组建恒社 _264

掌控总商会 _267

第十一章 进退有度 _273

密谋老牌大报 _273

抵制日货 _281

呵斥日本军酋 _286

宋子文送财喜 _293

强制张学良戒毒 _297

第十二章 抗日军兴 _303

会见蒋介石 _303

一代报人中计 _307

筹募 _310

带头沉船 _312

金蝉脱壳 _317

第十三章 遥控上海滩 _321

转接枢纽 _321

锄奸除掉老二 _324

“义仆”杀主 _328

和“七十六号”讲斤头 _341

抗日不忘发财 _344

第十四章 无奈花落去 _351

兜头一盆冷水 _351

抗击打击 _359

最后的风头 _367

处变不惊再赢芳心 _377

风雨飘零 _383

第一章 找杜先生去

冒牌遭遇假冒

黄楚九坐在同孚里杜公馆的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杜月笙的归来。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杜公馆了。前面两天，他接连等了两个大半天。结果，前天傍晚，管家告诉他，黄金荣要杜月笙去十六浦码头接一批货，晚上回不来。他只好快快而归。昨天傍晚，管家又告诉他，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杨多良请客。吃完饭以后，他们还要到虹口日本人开的怡春楼去找日本姑娘白相。日本姑娘，黄楚九是白相过的，表面上看起来软绵绵的，一上了床，个个都是缠人巨蟒，不把男人缠得死去活来，她们是不会软下身的。他当然不能再等。不过，今天，他是无论如何要等下去了。

作为上海滩商界奇才，黄楚九的大名在上海滩自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的上海滩，鱼龙混杂，风云际会，英雄枭雄，层出不穷。在上海滩，黑道白道空手道，无论哪一道，想玩的出人头地都十分不容易。在经商上，黄楚九却靠着自己的智慧，积累了财富，玩出了名，使他自己跻身到上海滩最著名的商界泰斗行列，也使他成为上海滩妇幼皆知的三个半滑头之一。

三个半滑头说的是四个人：三个是“赤脚财神”虞洽卿，“小本大利”黄楚九，“稻草金条”徐重道；半个是“闭眼掏钱”吴鉴光。虞洽卿的特点是善于空手套白狼，手中有一块钱的资本，能做十块钱的买卖。从商以来，他都是靠移东补西，买空卖空来发横财。黄楚九专做本轻利重的买

卖，只要花小本而得大利，他什么都抢着做，什么都敢做。徐重道是开药店的，他常常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让人掏钱买他的假药。至于吴鉴光，则是个瞎子。他在南京路虹庙对面开测字算命店。他虽然天天闭着眼，但是，只要进了他的店的人一开口，他就能揣摩出你是否有钱，然后让你把钱掏出来。

见黄楚九一直坐在客厅里，杜公馆的厨子、娘姨等下人都悄悄地议论说：“前两年，就是他在报纸上请大家吃红蛋的吧。”

“就是他。三个半老滑头之一。”

“他真是把点子想绝了。”

下人们议论的事是两年前春天发生的。

有一天早晨，上海滩各家报纸突然都刊登了一则奇怪的广告。这个广告只印了一个光溜溜的大红蛋，既没有题目，也没有任何说明文字。此时的上海滩，报纸尚且很少有套红印刷，再加上一只独独的红蛋，人们都觉得醒目、奇怪。不少人以为报社印错了，就忙着打电话去询问。可是，报社的人回答说，没有印错。详细情况看以后报上的介绍。

这样，大家的胃口一下被吊牢了。

第二天，报纸一到，人们就急急忙忙地打开报纸。报纸和前一天一样，除了一只大红蛋，什么没有。很多人抖着报纸说：“这些报社搞的什么名堂？”

连续几天，红蛋叠出。不少人拿起报纸就看广告版，一见又是红蛋，便骂道：“这个报社真是神经病，拿我们寻开心啊？”

正在人们都在骂报纸时，报纸上突然登出了一条说明文字。读了说明文字，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则广告是福昌烟草公司做的。福昌公司新出了一种香烟，叫“小囡牌”，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小囡生下来后，理应馈赠红蛋志庆。福昌烟草公司为了庆祝“小囡牌”香烟问世，特向广大市民馈赠红蛋。

福昌烟草公司的这则广告，要尽了噱头，出尽了风头。它的创意人是谁？就是福昌烟草公司的老板黄楚九。

将近子夜时分，杜月笙才从外面回来。听说黄楚九还在客厅里等他。他马上在衣帽间里煞有介事地骂着管家说：“你们这些赤佬，为什么不派人去找我，让黄老先生等到现在？”

“我以为你今天晚上要回来早的。”

杜月笙连连摆手，“不说了！”他快步走到客厅，高声说：“黄老先生，实在对不起。杨多良今天晚上又拉我去吃饭。吃完饭，又要去看小叫天演的京戏，这就回来晚了。”他一面拱手对黄楚九行礼，一面解释。

黄楚九连连还礼，“月笙，我是三顾茅庐啊，总算见到你了！”

“其实，黄老先生完全不必这么客气，来个帖子，或是让人来说一声，月笙过去，不就行了？”

“那可不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月笙，我遇到麻烦了，想请你老弟出面摆平。”

“老先生，你不是开玩笑吧？”杜月笙吃惊地站了起来。“我这两下子，也就是有几个不要命的弟兄，砍砍杀杀而已。黄老先生是上海滩商界翘楚，身上的智慧比汗毛还多，还有摆不平的事情？”

“月笙，这回，我是真遇到麻烦了。你无论如何要帮我迈过这个坎儿。”

“黄老先生既然如此高看月笙，那就请说出来。如果我能摆平的，我一定在所不辞。”

黄楚九自幼随父学医，专攻眼科。医术到底学的如何，无人能搞得清。后来黄楚九在英租界宁波路贵州路口租赁一间门面，开了一家眼科医院。干了七八年，他仍然没有发财。见徐重道靠卖假药发了财，他忽然有悟：行医没有卖药赚钱。于是，他弃医经商，开设了“九昌公司”，制造成药。

由于自己开过医院，黄楚九明白，药房是靠补药赚钱的。且补药吃不坏人，不会有人找麻烦。至于有没有疗效，无所谓，只要能造出噱头，有人买就成。

此时的上海滩，出售补药的店铺林立，出售的补药又滥又多。要想在夹缝中生存，并且做大做强，必须创出自己的品牌。

凭空创出一个品牌，谈何容易？

善于别出心裁做广告的黄楚九开动脑筋，从广告效应入手，很快创造出自己的一个权威品牌。这个品牌就是“艾罗补脑汁”。

这个艾罗补脑汁，是黄楚九用镇静剂配出来的。能够抑制兴奋，对神经衰弱的人有些作用。至于“艾罗”二字，则是从英文 yellow(黄色)音译而来。为了使“艾罗”的取名意义深远，黄楚九又在药品的标签上印上了“Dr. T. C. YEL”的字样，并对外行人宣称，这是美国一个医学博士的处方。

其实，T. C. 是楚九两个字的汉语罗马拼音文字开头两个字母而已，YEL 是英文“黄色”的缩写。

黄楚九故弄玄虚，还找来一个外国人的头像印在商标上，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就是发明艾罗补脑汁的艾罗博士。

这记噱头，使上海滩的人们对艾罗补脑汁肃然起敬，尤其是那些神经衰弱的阔太太们，争相购买。黄楚九的新药艾罗补脑汁一炮打响，银圆潮水一般流到了他的口袋里。黄楚九乘着这个势头，注册成立了中华制药公司，自己担任董事长。

为了使更多的人相信艾罗补脑汁的效力，使生意更加兴隆，黄楚九又甩出一记噱头。

这天，黄楚九到老靶子路鸿安里拜访史良才。两人客套一番后，黄楚九拿出三百元钱递给史良才说：“良才老弟，区区之数不成敬意，望乞哂纳。”

此时，史良才已接手《申报》，把《申报》办得红红火火。他名气很大，又喜欢结交朋友，三教九流的人，只要性情相投，都交。黄楚九就是他的一个商界朋友。

史良才立即推却说：“楚九老兄，为何突然相赠？我无功不受禄，如果有事要小弟帮忙，请尽管吩咐。只要能办到，小弟无不从命。”

黄楚九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今天是老弟的四十大寿，一来给老弟贺寿，二来老弟办报，日夜挥毫，脑力需要增补。为兄药房里出品的艾罗补脑汁确有效验，我也带来数瓶赠老弟服用，希望老弟在报端上为其扬扬名气。”

“老兄何必如此呢？用三百元在《申报》上登广告，我给你优惠，能

登好几次呢？”

黄楚九连连摇手说：“不用。广告我登的已经够多了。我现在需要你史董事长现身说法，赞美艾罗补脑汁的神奇功效。”

史良才笑起来，“好啊！楚九老兄，你这是花三百元钱买我史良才一个名字？好吧，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就贱卖一次吧！”

过了几天，《申报》上刊登了史良才写的《还我灵魂记》一文，赞颂艾罗补脑汁治好他脑病的经过。接着，史良才又以书信的形式，给黄楚九附言说：“赠照片一帧，并为‘还我灵魂’致谢。”

黄楚九如愿以偿，以中华制药公司的名义，把史良才的文章和照片全部登在报纸上，说是使《申报》的读者能“仰望风采”，知道他的近况。

这种别开生面的广告一登，果然使很多有脑病的文人、记者趋之若鹜，使艾罗补脑汁成为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久售不衰的品牌名药。

黄楚九一个噱头接一个噱头，把艾罗补脑汁炒得云里雾里，声名鹊起。在上海滩的上流社会中，喝艾罗补脑汁很快成为一种时髦。送礼送“艾罗”，成为人们生活有品位的标志。

“艾罗”风从上海一路劲吹，吹到南京、武汉、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最后吹出国门，到达南洋各地，引起西欧和美国的一些人侧目。

俗话说，物极必反。黄楚九正在为艾罗补脑汁带来的滚滚财源兴奋不已时，一个美国人来到他面前。

这天，黄楚九正在董事长办公室所在地中法大药房和销售经理核对账目，突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走进中法大药房。他掏出一张名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要见黄董事长！”

外间的一位高级职员把名片接过，只见上面的英文写着：

美利坚合众国艾罗药品公司

艾罗董事长

“艾罗先生，你是不是想做我们艾罗补脑汁在美国的总代理？”那位高级职员用英文问。他以为，又一单财富要滚进来了。

“NO！NO！”艾罗连连摇手，“请你不要搞错，‘艾罗补脑汁’是我们

美国艾罗公司的品牌，我本人就是艾罗补脑汁处方的发明者艾罗博士的儿子小艾罗。我的父亲是黄董事长的老朋友，我是代表他来拜会黄董事长的。”艾罗显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指着那位职员说：“你快点给我通报。”

那位职员立刻走进黄楚九的办公室，恭敬地说：“董事长，美国艾罗博士的儿子小艾罗先生来拜访你。”

“艾罗博士？”黄楚九一下子没有转过来，“哪个艾罗博士？”

那个职员指着旁边橱窗里陈列着的艾罗补脑汁的样品说：“就是这个艾罗博士啊？”

黄楚九心里大叫“不好”，脸上却马上挂满笑容说：“是他？真是他，从大洋彼岸来了？”看他的神态，职员以为董事长是老艾罗的老朋友呢。

小艾罗来到里面，黄楚九马上站起来，和他拥抱在一起。

黄楚九这么做，是给销售经理和那个职员看的，让他们更加相信，艾罗补脑汁是美国艾罗博士发明的。

见是老朋友的儿子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拜访董事长，销售经理和那个职员都知趣地离开了。

见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小艾罗说：“黄董事长，这些年，你生产销售艾罗补脑汁，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你这么做是违法的。因为你没有得到这个药品发明人的专利授权。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代表我爸爸，和你交涉，就你的侵权行为，给以赔偿。”

黄楚九一听，心里想：这都是哪对哪呀？艾罗博士，本来就是我一凭空杜撰的，怎么会有什么儿子呢？但是，这个西洋景却不能揭穿，如果现在揭穿，说艾罗博士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上海滩的人不撕了他黄楚九才怪呢。但要是承认，这个所谓的小艾罗该怎么办？小艾罗狮子口一开，得给他多少钱？这一次给了，以后他再来，又怎么办？

见黄楚九半天不说话，小艾罗知道，这个家伙是在思索对付自己的办法，他收起笑脸说：“黄先生，我从美国来时，已经到美国外交部、商务部备过案了。到上海以后，又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去备过案。你要是想象对付中国人那样，对我耍滑头，我会请美国领事馆出面，会同上海租界工部局，强行让你赔款，并取消你生产艾罗补脑汁的资格。”

黄楚九真是有苦说不出。明明知道对方是骗子，利用自己制作出的虚假来骗他，他自己却要保护这个骗子的名头。简直就是自己挖个陷阱，让别人把自己推进去，自己不但不能呼救，反而要自己扒石头下来砸自己。

“小艾罗先生，你想要多少钱？”

“我要你一次性先支付二十万美元。以后，每年支付五万。”小艾罗把脸凑到黄楚九的面前，耸耸肩，摊开两手说：“怎么样，黄董事长，我并没有要多吧？”

当时，一千美元就可以买一辆豪华别克轿车。二十万美元，是天文数字，简直就是横祸，能让黄楚九吐血。

黄楚九没有办法，又找到史良才，请史良才指点迷津。史良才听人说：“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我看，你还是去找杜月笙吧。”

暗算

“杜月笙？”黄楚九有些怀疑地说，“就是黄金荣的那个徒弟？”

“没错，就是他。”

“他行吗？找他不如找黄金荣啦。”

“黄金荣不行。他是法租界的探长，在中国人面前，他厉害，但是外国人谁尿他那一壶？这事，你听我的不错。前一阵子，何丰林没有摆平的一件事情，结果让杜月笙给摆平了。不信你到南京路上的那些著名餐馆打听打听就知道了，那个叫杨多良的人，这一阵子，天天请杜月笙下馆子。”

“杜月笙帮姓杨的摆平了什么事？”

“可不是一桩小事。”史良才绘声绘色地说起来。

杨多良曾经是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二十年来，他曾让许多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当然，他也曾使许多人飞黄腾达。结果，今年春天，他自己从任上离开时，有了六大皮箱的珠宝古玩。

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是有钱人的天堂，只要有钱，山珍海味，名酒美人，应有尽有。以前，杨多良曾因公事在这儿住过一个月，最令他难忘

的是那些美女，要多少有多少，仪态万方，风情万种，一晚上换一百个都有，永远有新鲜的感觉。当时，他就想，将来一定要到上海来享受享受这一切。从福建离职后，他首先就想到了上海。

谁知，上海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好。当他派四个保镖押运着多年搜刮来的六大皮箱珠宝古玩乘着法国邮轮来上海时，却被上海的女人给暗算了。

那两个女人是什么时候上船的，四个保镖都不清楚，但船至长江口时，她们出现了，这一点千真万确。

保镖们曾经听见她们俩在舱门前说笑。

“看他那肚皮，还想和我跳舞，我躬着腰也搭不到他的肩呀！”

“真小气！请我们吃完牡蛎后，却要以 AA 制付账，还能算男人吗？”

四个保镖在舱内吸着纸烟，谁也没有去管闲事。

“姐姐，快跑！”

“跑，往哪跑？”

“哧——”一声，什么东西被撕烂了。

“流氓！”

“老子一没摸，二没睡，流氓什么了？”

接着，外面又响起了厮打声。

终于，有一个保镖忍不住了，打开了门。

“救命！”只见一个身上只穿着胸罩和裤头的女郎耗子一般钻进舱门。接着，另一个女郎也钻进舱来。

“正好，老子就在这里把你们都解决了。”

保镖们这时才看清，这是一个肚皮比戏台上的猪八戒肚皮还大的家伙，脖子下挂着一条猪尾巴样的领带，脸上的肥肉差点把眼睛给挤合缝。

“让我进去，”他用力一拨舱门边的一个保镖，“她们拿了我的钱了。”

保镖被他一拨，差点摔倒。不由地瞪起眼睛。

“眼睛不要瞪得像牛卵子样的，当心老子给你抠下来。”

说着，他又看看周围的其他三个保镖，“统统给我出去，我要在这里猛弄这两个婊子……”

保镖们都没动，胖子走上前，拉住一个往门外带。

眨眼间，四个保镖一人动了一只手，把胖子击倒在地下。其中一个人飞起一脚，胖子像皮球样滚出门外。门边的那个保镖跟着又一脚，胖子换了个方向，从走道上往那一头滚去。

当保镖们都进来时，那位身上只剩下胸罩和短裤的女郎已披了一条床单在身上，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依然流露出惊恐。

“太感谢你们了！”

另一个女郎从随身带的挎包里拿出一瓶洋酒，拿起桌上的杯子倒了一杯，“姐姐，压压惊吧。”

披床单的女郎接过，手一扬，“咕嘟”一口喝下肚去。

“吓死我了！”

“你们来不来一点？这可是正宗的法国货！”

保镖们看了看，都摇了摇头，“小姐别客气！”

“几位先生，再麻烦你们看着我姐姐，我去替她拿衣服来换。”

女郎把酒瓶装进挎包，拉开舱门，刚跨出，突然大叫起来，原来那个胖子又来了。

保镖们全站到门外。

胖子抓住想往回跑的女郎就往另一头跑，保镖们急忙追了过去。

拐过一个弯，胖子不见了，而那个女郎却坐在甲板上哭。原来，她的长裙也被扯掉，身上只剩下胸罩和短裤了。

“那家伙哪去了？”

“往那头跑了。”

两个保镖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看了看，没有发现人，马上折了回来。

四个保镖围着女郎，“怎么办？”

“我的破裙子在这里，我用它暂且遮身，去取衣服吧。”

“要不要我们保护你？”

“不用，我们的舱房就在前面。你们快回去，防止那家伙再找我姐

姐麻烦。”

“对，快回去，防止意外。”一个保镖似乎想起什么，大家也似乎有所醒悟，纷纷往回跑。

推开舱门，保镖们全愣住了。另一个女郎已消失，地上扔着她的胸罩和短裤；那装满珠宝古玩的六只大皮箱一个也不见了。

此时，汽笛长鸣起来，邮轮已驶进吴淞口了。甲板上，很多人正在往岸上眺望。

杨多良接到珍宝丢失的消息，立刻赶到上海。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老相识，他请他出面，帮他查找珍宝的下落。何丰林倒也爽快，对他说：“三天后来听音讯。”

杨多良从往日在福建的经验中得出，如今这个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任何事情，手握重兵的人出面，差不多都能解决。但那些珠宝古玩是他一生的心血，价值太丰厚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三天来他一直没睡着。

第四天早晨，杨多良早早地来到何公馆。

杨多良坐在何丰林的客厅里，佣人不停地替他烧烟。这大烟膏子是由上等的印度土熬制而成，平时抽起来，杨多良是向来觉得特别过瘾的。但此时，他却觉得索然无味。

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着他的爱物。那六大皮箱的珠宝古玩使他的心如同被一剪子一剪子剪碎那样疼痛。如果找不回来，他这后半辈子和一家老小的生活便毫无着落了。要是真这样，他会一直睡不着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后死去。

十分钟后，何丰林来到客厅。这是一个双腿奇长的人，进门就说：“实在抱歉，老兄，兄弟无能，你的东西实在难以寻找。”

杨多良一屁股坐到地上。

旁边的佣人立刻上前扶起。

“难道，难道，”杨多良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这么丢了！”

“哎！老弟，在上海滩，并不是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就不是你在别处领兵所领教过的了。可以说，谁来，都没有办法，它一半华界，一半洋界！”